史通訓故補

史通訓故補卷之九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德水羅以深逢源同訂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茍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孝標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

於史體然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矣案伯喈於朔方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過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於梁史及還江左而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

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迍邅不遇其鋭情自叙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皎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畧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

史傳其爲式也羅含謝客宛爲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温子昇尤喜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

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傅玄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

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後漢書。蔡邕為程璜等所陷。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帝嘉其才高。宥還本郡。

梁書。劉峻字孝標。為安成王戶曹參軍。召入西省。與賀蹤等典校秘閣。以疾去。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又嘗自比馮敬通。及卒。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隋書。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開皇中。與王劭同修國史。後罷歸河間。不得志。乃自叙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後竟凍餒而死。

史記。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河南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劉禮軍覇上。徐厲軍棘門。上自勞軍。至覇上棘門。直馳入。至細柳。持節始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棘門覇上。如兒戲耳。

金華志、南齊隆昌元年、太守沈約、題八詠詩于玄暢樓、後人因更曰八詠樓、

羅府君別傳、含字君章、耒陽人、桓宣武辟為別駕、累遷散騎常侍、

北齊書、盧思道、字子行、才學兼著、楊遵彥薦于朝、累遷散騎侍郎、

陳書、江揔、字總持、考城人、仕梁尚書僕射、入陳轉太子詹事、陳亡入隋、拜上開府、

後漢書、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與班彪親善、累遷諫議大夫、

後漢書、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建中初為公車令、

後漢書、馬嚴、字威卿、伏波將軍援兄子也、歷官中丞、與班固等定建武注記、

後漢書、劉珍、字秋孫、南陽蔡陽人、歷官謁者僕射、永寧元年、鄧太后令與劉騊駼等、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後漢書、朱穆、字公叔、暉之孫也、歷官冀州刺史、

微拜尚書卒

後漢書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徵為議郎與蔡邕等并在東觀續漢紀

後漢書楊彪字文先賜之子也代朱儁為大尉黃初中卒

〔補注〕

後漢書注蔡邕別傳曰邕昔作漢紀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云臣當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惟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二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

南史梁元帝本紀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苻武帝第七子也封湘東王簡文帝崩帝使王僧辯等平侯景乃即位于江陵改元承聖二年魏軍至襄陽帝兄軌魏人弒帝帝性愛書籍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五十卷

南史江淹傳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齊建元二

平。始置史館。淹與撒超等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儉所駁。其言皆不行。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梁天監初。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

北史。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祖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孝莊即位。以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歷官中軍大將軍。及元僅等作亂。齊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敝襦而死。

遷私作史記自叙可也若奉詔修史則己之家世宜立傳與否別有公論作者不應自〻〻與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乎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兹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

武疆宇修濶道路綿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敘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敘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

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

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異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哂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

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烱之言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為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予於初度兮，

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史記。太史公自序。昔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至司馬喜生談。談為太史公。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
王充論衡自記。充細族孤門。或嘲之曰。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未嘗履墨塗。出禮門。吐論數千萬言。何也。答曰。鯀惡禹聖。瞍惡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
文帝典論自序。昔言初平董卓之亂。次及張繡之反。乘馬付脫。及與荀彧論射。鄧展擊劍。以致彈棊之事。無不縷陳。
史記。重黎氏世序天地。索隱。據左氏。重。少昊之子。黎。顓頊之胤。二氏所出各別。馬遷合而為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為司馬氏。
南史。沈約。吳興武康人。沈炯。亦吳興武康人。約自序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子

臺駘能業其官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其後因國為氏云

前漢書叙傳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于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為班其子以為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秦末有班壹避地樓煩以財雄邊故北方多以一為字者幽通賦云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由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固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

補注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遊梁歸往過臨卭令王吉臨卭富人卓王孫為具召之并召令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久之復如臨卭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相如身自著犢鼻裈與傭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恥

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說王孫。乃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

漢書。揚雄傳。楚漢之興。揚氏溯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元鼎間。復溯江上。處岷山之陽。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無他揚于蜀。

姓。湛。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晏安封于曹。為曹氏。而邾婁。騶繹。倪。莒。小邾。根牟。皆曹姓也。武王封曹俠于邾。是為邾婁。今魯國鄒縣是也。史記曹叔振鐸武王弟。此非曹姓。

姓。湛。呂意季子恤。遷于北土。後紇黨項為詬跋氏。拓。通考作托。是黃帝之苗裔。北俗謂土為托。后為跋。以黃帝土德而言也。宋齊二史。則以為李陵之後。魏書則以為后稷始均之後。其說俱非。

煩省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錄遠畧近，則知史之詳畧不均，其為患者久矣。及干令昇（寶字令昇晉人）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葢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禕（輔字世禕晉人）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

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来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由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輙求其本意畧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它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啟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

實為定論近人借以左氏定哀間傳傷於繁冗適為識者嗤耳

以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杜預釋例云。文公以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儒者注書已見之矣。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

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

論當矣然
史者要以

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滅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

苦於榛蕪。言有關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江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栢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



伏犧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
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
如蚩尤皇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
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
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
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
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
審如此若使後来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
學者必詬其疎遠尤其率畧者矣而譏者苟嗤沈

蕭之所記。沈約。字休文。梁人。著宋書。蕭景暢子顯。著齊書。事倍于孫習。孫盛。字安國。晉人。著晉書。習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華謝之所編。華嶠。謝忱。俱著漢史。語煩於班馬。不亦繆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春秋左傳。魯宣公。名倭。一作委。文公庶子。弑太子惡而自立。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襄公。名午。成公之子。昭公。名稠。父襄公之子。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

春秋左傳。初叔孫穆子去魯。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適齊。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號之曰牛。乃勝之。既立。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余子長矣。召而問之。則所夢也。使為

豈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晉敗于邲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宋華元獲於鄭贖歸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通鑑漢武帝微行夜至栢谷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政有溺耳

漢書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用陳平秘計得出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說匈奴解圍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秘不傳顏注以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譚以意測之非記傳所說也

前漢書長沙定王發以景帝前二年立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注云定王以景帝後二年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

手左右失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之

前漢書武帝元鼎二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注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耻為關外人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於是徙去弘農三百里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有八年夏四月戊辰晉侯次于城濮楚子玉使鬬勃請戰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楚右師潰狐毛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子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子救之六月晉楚遇于鄢陵呂錡射楚王中目楚人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春秋左傳有窮后羿因夏衰以代夏政後家衆殺之寒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少康滅澆于過滅豷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春秋左傳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

入越。夏三月。越及吳平。二十二年。越滅吳。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

晉書。桓玄矯詔自封楚王。尋篡位。劉裕等起義兵討誅之。安帝反正。

史記。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于秦。惠王欲發兵伐蜀。而韓來侵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未決。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為不如伐蜀。完。惠王從之。卒起兵伐蜀。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

魏志。鍾會字士秀。潁川長社人。鄧艾字士則。棘陽人。司馬文王欲圖蜀。惟會以為可取。景元四年。乃命鄧艾等大衆。傳檄巴蜀。遂至綿竹。蜀主降。

補注

常璩華陽國志。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而戰國策史記。則謂伐蜀之謀。定於司馬錯一人。史通之說。蓋本常璩。

孫 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九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　鎮備九參訂
長洲陳　棟元一同訂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

見儒列後中
明子長之月
六家也短長
其與美惡互
見則莊子天
下篇班書藝
文志也古人
名篇未嘗不
遞相規倣蓋

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摧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孔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

稱大匠之規矩陶冶之模範矣

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

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髙門華冑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録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

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皆前史

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笫莫不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

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林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

則可矣及謬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
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
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
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
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
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
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
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
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

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揉善惡相兼既難為覶縷故粗陳梗概且同自鄶無足譏焉又案子之將史本為二說然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叙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

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魏史文帝既受禪黃初元年以河內之山陽邑奉漢帝為山陽公奉漢正朔

北史陽玠松北平人北齊秘書省正字

前漢書劉向睹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乃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及嬖孽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平陵人。隱于霸陵山中。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贊。

晉書。祖台之。字元辰。歷官侍中光祿大夫。

後漢書。郭憲。字子横。汝南宋人。光武時。代張堪爲光祿。著洞冥記。序云。漢武帝洞心于道教。使冥跡之奥。昭然顯著。故曰洞冥。

晉書。王嘉。字子年。著書百二十篇。載前世奇異之說。凡十卷。

北史。闞駰。字玄陰。燉煌人。樂安王丕。引爲從事中郎。撰十州志。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自鄶以下無譏焉。

隋書經籍志。戴逵竹林七賢論二卷。王粲漢末英雄記十卷。梁元帝蕭繹懐舊志九卷。盧思道知己傳一卷。和嶠汲冢注一卷。葛洪西京雜記二卷。顧協瑣語十卷。謝綽宋拾遺錄十卷。劉義慶世說十卷。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漢議郎圈稱陳留耆舊傳二卷。魏周裴汝南先賢傳五卷。

晉陳壽益部耆舊傳十篇。徐廣孝子傳三卷。常璩華陽國志十二卷。

補注

唐書。于志寧傳。初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問曰。本草尚已。今復修之。何所異耶。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注。銓之江南。往往紕繆。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以此為異。

漢書藝文志。山海經十三篇。劉歆所校。隋書經籍志。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

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諡名號。

南史。王韶之。字休泰。博涉多聞。初為謝琰參軍。得父偉之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晉安帝之崩。宋武帝使韶之密加酖毒。武帝受命。復掌宋書。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珣作亂。珣子弘入相。韶之常慮為弘所繩。夙夜勤厲。後為吳興太守卒。按王

韶宜作王韶之晉安陸紀宜作晉安帝紀
隋書經籍志梁後畧十卷姚最撰按姚梁後畧
宜作姚最梁後畧
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太宰武陵王
晞聞其善鼓琴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
不爲黃門伶人後徙居會稽之剡縣累徵不就
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邱山逵
潛詣之復徵不至
魏志王粲傳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貌寢而體
弱魏國既建拜侍中初粲與人共行讀道旁碑
不遺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不誤一道
性善算作算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建
安中從征吳道病卒
北史盧元傳元子伯源伯源子道亮道亮子思
道思道字子行聰明俊辯通侻不羈齊文宣帝
崩命朝士各作挽歌十首魏收等不過得一二
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周武帝
平齊授儀同三司

晉書和嶠傳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庾敳見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樑之用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嶠家產豐富擬于王者然性至吝杜預以為嶠有錢癖

晉書葛洪傳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術太安中石冰作亂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後求為句漏令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乃止羅浮山煉丹著抱朴子內外一百十六篇洪著述篇章富于班馬又精辯元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尅期便發嶽狼狽往別而洪兀然若睡而卒

南史顧協傳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行于世

世說新語裴榮語林始出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一通

晉書庾預傳預好學有文章撰會稽典錄二十

篇。
晉書羅含傳。含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自此藻思日新。仕至宜都太守。又通考。湘中山水記三卷。耒陽羅含撰。范陽盧拯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則亦後人所附益也。

通考。談藪二卷。北平陽玠松撰。事兼南北。時綜八代。隋開皇中所述。

七畧。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

中興書目。關中記一卷。晉葛洪撰。唐書藝文志潘岳撰。文選注引之。

隋書經籍志。洛陽記一卷。陸機撰。黃圖一卷。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

隋書經籍志。志怪二卷。祖台之撰。搜神三十卷。干寶撰。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荊州記三卷。宋臨川王侍郎盛弘之撰。

唐書藝文志。孫氏譜記十五卷。殷氏家譜三卷。殷敬撰。吳郡陸宗系譜一卷。陸景獻撰。呂氏春

秋二十六卷。秦和呂不韋撰。魏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愼注。元晏春秋三卷。皇甫謐撰。

辨職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勳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爲真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其若斯乃爲難遇者矣史之爲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彊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爲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

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
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
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
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輙以彼藩翰董斯邦
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惣
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撝南
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大抵
監史為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
懃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

督彼羣才使載言記事藉為模楷掬管操觚歸其准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為謠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噱可為長嘆也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無韜畧使之為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

傳貫史館方為兒人非若杜門著述者難訴愚貴此事竹以難言

于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强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飡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葢存夫愛禮悠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爲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晉書武陵王晞字道叔太興元年受封康帝建元初領秘書監

前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帝子也。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北史。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以傾巧有寵于齊神武。仕至左僕射。武成時。恒令與胡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內。遂與太后亂。後伏誅。

唐書。徐世勣。字懋功。曹州人。李密起兵。署勣為右武候大將軍。歸唐。賜姓李氏。歷官尚書左僕射。又于志寧傳。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

前漢書。審食其。以舍人初起。從高祖。三年。呂后為項羽所得。食其侍從。後封辟陽侯。

史記。嫪毐與秦太后亂。封長信侯。予之山陽地。

史記。周勃。沛人。高祖初起。以中涓從。後積功賜爵列侯。食絳。號為絳侯。

蜀志。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以積功封西鄉侯。

黃史。黃帝主醫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

後漢書。獻帝始遷都于許。舊章湮滅。應劭乃綴

集所關。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補注〕

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北史。魏收傳。後主卽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

荒史。岐伯雷公作內經。著之玉版。唐書藝文志桐君藥對二卷。

自敘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
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
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
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
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
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
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
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

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叙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旋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

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畜諸方寸及年已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

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讜
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
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揚搉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
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
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
者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備春秋讚易道
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
以訖于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
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

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輙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愚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為紀錄至於紀傳及

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勑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

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無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絶必商推而言則其流又衆盖仲尼既殁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

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

獨止在此非止得罪于時而已

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蔕芥者矣。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畧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叙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

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雕虫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為范踆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

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奥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于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跡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為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

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唐書徐堅字元固湖州長城人開元中為集賢院學士

列子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蕩蕩乎如江河

史記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唐書朱敬則字少連永城人則天時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

唐書劉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劉獻之六世孫也累遷著作郎為魯後春秋

唐書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累遷通事舍人以系出拓跋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

唐書吳兢汲儀人神龍中遷右補闕居史職三

十年。敘事簡要。人用稱之。

唐書。裴懷古。壽春人。儀鳳中上書。補下邽主簿。累遷御史。

前漢書。揚雄見諸子其知舛馳。是非頗謬于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撰此以象論語。

後漢書。應劭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魏志。劉劭。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為尚書郎。作人物志。以人才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凡十六篇。

南史。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著文心雕龍十卷

前漢書。揚雄用心于內。於將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雄死。嚴尤謂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老聃著虛無之言。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則必度越諸

子矣。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累加偏將軍。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

後漢書。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補注

唐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常州義興人。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登貫文史。天授中。遷左補闕。景雲中為御史大夫。

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戶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

舊唐書藝文志。儒家典語十卷。陸景撰。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終

孫 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一

北平黄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瑯琊王模範木同訂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

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別本有不朽二字）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冒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户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

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 其一條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

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

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案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摯（一作高摯）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弒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歷象日月陰陽度數司馬遷既沒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

今又皆知著
[illegible]不預占候

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 其二條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蓋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 其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揚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者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

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著作竟無它稱其四條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以佐名施於作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

嶠陳壽陸機束晳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謝昊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 其五條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僞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

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為其左華覈為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 其六條

僞漢嘉平初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與西涼三朝 一作二朝 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孫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郎韶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僞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 其七條

元魏初稱制卽有史臣雜取它官不常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郞二人佐郞四人其佐參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普泰以來參史稍替別置脩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置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爲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其八條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脩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効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諡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潁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其九條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别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館宇華麗酒

饒豐厚得厠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脩撰詔曰脩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竊聞近日已來但居此職即知脩撰非唯編緝訛外亦恐洩漏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簡堪脩史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闕見所脩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虛設凡有筆削畢歸於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叙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

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 其十條

又案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勳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紀錄帝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脩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嫻於述注者脩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

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墀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墀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因之以成功、即今為載筆之

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畧述其事、附於斯篇、其十一條

又按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隋世王劭上疏請依

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脩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 其十二條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

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其十三條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案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葢唯劉珍蔡邕王沉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沉湎麴蘖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措置時事裁成國典乎而近代趍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于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

不刻者

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以爲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所云其代著其書。其年成其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類。往往而有。遂使讀者皆以爲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則効歟。其十四條

春秋左傳。楚靈王次于乾谿。右尹子革侍。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說苑。昔周舍事趙簡子。立于門三日夜。簡子使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舍曰。願爲諤諤之臣。

墨筆操牘。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藺子悅之。

史記。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

史記。秦王與趙惠王會于澠池。飲酒酣。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進缻。請秦王。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

春秋左傳。昭公元年。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强與于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魏志。高堂隆。字升平。青龍中為太史令。其二條

論衡。揚終。字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掾史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之。孝明奇之。徵詣蘭臺。其四條

魏志。太和。明帝改元。

晉書。惠帝元康二年。詔著作舊屬中書。今秘書既典文籍。宜改為秘書著作。于是改隸秘書。

晉書。束晳。字廣微。陽平人。歷官著作郎。

隋書。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入隋為秘書。其五條

蜀志。郤正。字令先。偃師人。蜀秘書令史。遷郎。蜀平。隨後主入洛陽。時論嘉之。其六條

晉書。嘉平。僞漢劉聰改元。

晉書。公師彧。襄陵人。善相。見劉淵。驚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官至太中大夫。後為劉聰所誅。其七條

北史。山偉。字仲才。洛陽人。領著作郎。自崔浩高允以還。諸人相繼撰錄。至綦儁山偉等。諂悅上黨王天穆。及爾朱隆。以國史應代人修緝。是以偉等更主文籍。守舊而已。自崔鴻死後。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史之遺闕。偉之由也。無谷纂。或是綦儁之誤。其八條

北史。柳虬。字仲盤。河東人。周文帝時。領著作。脩起居注。

北史。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隋高祖受禪。遷著作郎。

北史。諸葛潁。字漢。建康人。起家梁邵陵王參軍。入隋。遷著作郎。其九條

唐書。咸亨。高宗改元。武德。高祖改元。長壽。武后改元。

唐書。李仁實。魏州頓丘人。歷官左史。

唐書。敬播。河東人。累遷著作郎。兼修國史。與孔穎達等撰次隋史。與令狐德棻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

唐書。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龍朔中為右相。

唐書。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自武德終弘道。為百有十卷。其十條

隋書。庾自直。潁川人。大業初授著作郎。

唐書。虞世南。字伯施。餘姚人。隋大業中。遷秘書

郎。入唐。累官。秘書監。

唐書。呂才。博州清平人。累擢太常博士。

唐書。蕭鈞。太傅瑀之從子也。永徽中。累遷弘文館學士。

唐書。褚遂良。錢塘人。散騎常侍亮之子也。歷官尚書右僕射。

唐書。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授弘文館學士。遷秘書郎。

唐書。李安期。百藥之子也。高宗時。遷中書舍人。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至孫羲仲又爲中書舍人。

唐書。顧胤。吳人。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修國史。

唐書。高智周。晉陵人。累官秘書郎。弘文館學士。

其十一谷

詩。邶風。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悅懌女美。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獻公曰。若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太子惠其民。而不惠

於其父手。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可釋君。公曰。不可。與勿憂吾將圖之。

列女傳。越姬者。句踐之女。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乃顧謂二姬曰。樂乎。對曰樂。王曰。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蔡姬曰。願生同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

其十二條

後漢書。王逸。字叔師。宜城人。順帝時為侍中。注楚辭。行于世。

晉書。阮籍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聞步兵厨人善釀。貯有美酒三百斛。求為步兵校尉。其十四條

補注

世本。沮誦倉頡作書。宋衷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歸雲集云。河圖說徵稱倉帝。說文稱頡皇。崔瑗。曹植。蔡邕。索靖。張揖。顧野王。皆以倉頡為古帝。不得稱為黃帝史官。

歸雲集。黃帝生書史之臣。則沮誦作雲書。孔甲

為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實。杜甫云。夏后孔甲充其佐是也。非夏之孔甲。

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又漢書藝文志。尹逸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時。據此。則不但孔甲非夏。而尹佚亦非殷矣。子元豈別有所據耶。

呂氏春秋先識覽。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終古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

漢書藝文志。倉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漢書藝文志。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注。師古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

嵩。師古曰。七畧云。商。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
後事劉向。後與𣏌䔥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
死。

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徵
拜郎中。遷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後
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畢力補綴。又條上
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書數
上。不聽。

後漢書。蔡邕傳。邕與堂谿典。馬日磾。張馴。韓說。
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光和元年。詔邕與
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
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
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懃二

漢書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
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後漢書百官志。蘭臺
令史。六百石。

後漢書。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雲南
通志。永昌有哀牢山。在府東二十里。其四條

宋書。恩倖傳。徐爰。微密有意理。爲高祖所知。仕至左丞。先是元嘉中。使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

宋書。顧野王傳。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天嘉元年。補撰史學士。加招遠將軍。太建六年。領大著作。知梁史事。遷黃門侍郎。光祿卿。卒贈右衛將軍。其五條

魏書。高閭傳。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本名驢。崔浩奇之。乃改爲閭。而字焉。眞君九年。拜中書博士。後遷侍郎。與高允參決大政。賜爵安東子。以功進封侯。其八條

孫 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一終